

## 吴文化研究·昆曲

### 栏目特邀主持人:冯芸

**主持人简介:**冯芸,女,1982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同年留校任教。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代培、访学。1997年任硕士生导师。现任苏州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教授,学科带头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戏剧戏曲学专业外聘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多次出席国内、外有关学术会议并发表学术论文,曾荣获省及市级优秀教学奖、优秀教材奖,并曾获省先进工作者称号,主持并参与多项省、部及市级科研项目,获教育部及省、市艺术教育论文奖十余项。

**主持人语:**昆曲的发祥地及主要流传地域在江苏。无论是吴文化中心的苏州,还是被誉为“昆剧第二故乡”的扬州,以及“中国昆曲之乡”的昆山,昆曲艺术作为一种重要的地方文化资源,一直与这个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相依存。明、清两代,南京、扬州等地的戏曲舞台均呈“竞效吴腔”的局面,昆曲的演出与创作空前繁荣。以苏州、南京为中心,昆曲因其高度的艺术感染力,迅速扩展到全国,成为全国性的剧种。正是这样一种传统,赋予了昆曲艺术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也使得她能够在发展与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自身的修复机制,这在相当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呈现出了高度的典型性。

本期推出的《清末民初民间组织对苏州昆曲的传承——以昆剧传习所和堂名班为例》、《昆曲在扬州的历史与现状》、《20世纪以来昆山昆曲史研究综述》、《构筑传统音乐生存发展的多元文化生态——江苏百年昆曲艺术传承与发展的启示》等几篇文章,作为“江苏昆曲生存状态与传承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分析描述了江苏各地昆曲艺术发展的历史基础,同时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昆曲生存、发展状态予以一定关注。既为我们展示了昆曲发展脉系和其艺术基本样式的传统面貌,也萃取了当代的群体与个人在昆曲艺术传承中的典型案例。通过对这些文化现象梳理、述评,在凸显其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对进一步揭示昆曲艺术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珍贵的民族戏曲文化价值,在更高层面上引发关于昆曲艺术传承、保护与发展的探究和思考,具有一定的意义。

今天的昆曲艺术,是演员的舞台展现和雅爱昆曲艺术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士合力造就的,在与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这两种力量的相互支撑和有机结合,构成昆曲艺术枝繁叶茂的适宜水土。构筑昆曲文化生态,是昆曲艺术得以留存和延续的可靠保证。在《兼收并蓄 博采众长——论昆曲演员综合艺术素质的培养》、《石韞玉戏曲评点初探》两篇文章中,既有作者对古代戏曲人物塑造、戏曲结构、剧情解读、文本解读等古代戏曲理论内涵的阐释,也包括对昆曲演员的唱、念、做、打等昆曲成熟的场上技艺典范及演员的技艺、素质修养等所作的积极探索,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加深对昆曲这门古老而深奥的艺术形式的认识与理解。



# 构筑传统音乐生存发展的多元文化生态\*

## ——江苏百年昆曲艺术传承与发展的启示

冯 芸

(苏州大学 音乐系,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昆曲艺术是整个戏曲文化的一部分, 同属民族音乐文化。昆曲艺术有其作为地域文化的特色, 又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深入开展对昆曲这门古老而深奥的艺术形式的学习与研究, 有利于在更广阔范围内展示中国博大精深传统音乐文化。梳理江苏百年各地昆曲传承及其给予我们的历史启示, 以促进不同文化及文明之间的对话, 促进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的国际文化交流。

**关键词:** 昆曲艺术; 传统音乐; 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 J8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931(2011)01-0023-04

##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culture Ecology of Music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The Revelation of Artistic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Kunqu in Jiangsu in the Past Century

FENG Yun

(Department of Music,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The art of Kunqu is part of the art of all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s. As a member of world multi-culture, it bears the features of local culture. The study and research of this ancient and profound art help to display the extensive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culture in a broader scope. The heritage and historical revelation of Kunqu in Jiangsu in the past century facilitates dialogues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of different area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Kunqu art;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cultural communication

自200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 中国昆曲即受到国家和社会的空前关注。这一事实再次向世人昭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昆曲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同时这也引发了我们对其他传统文化艺术的思考。清末民初时, 昆曲已成衰落之势, 然而历经百年曲折的传承和发展, 衰而未亡, 并在众多中国戏曲剧种中, 昆曲的地位甚至已经超越京剧, 成为中国戏曲的代表和象征。对此, 本文以昆曲进入衰微时期作为考察上限, 梳理作为古典戏曲集大成者的昆曲在江苏各地发展的历史轨迹, 并借此探讨传统音乐传承与保护的策略等问题, 以促进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的国际

文化交流。

昆曲艺术历经600年盛衰, 近代以降, 呈日趋衰败之势, 20世纪更经历了中西文化大碰撞等诸方面的考验, 却依然能保持活力并延续至今, 这个过程应该是得益于自然、空间和社会等各种资源条件。

1. 自然、地理条件。昆曲初创之时也属于地方剧种, 历史上称“昆山腔”、“吴歙”、“苏唱”和“苏州戏”等。明清时期, 开始形成了以苏州、南京等地为中心的根据地。当时南京处于明代南都特殊的政治地

\*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2009JJDT60002); 江苏省文化厅文化科研项目(09YB14)

位,昆曲演唱成为南都社会的普遍风气。扬州则因其地处南北交通冲要之地,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和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使扬州成为“昆剧的第二故乡”。而在苏州,乐于欣赏、习唱昆曲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当年“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流行俗语,就是寻常百姓爱好昆曲盛况的最好写照。不可否认,昆曲从诞生至今,都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则是民众的广泛参与。昆曲发展历史中有一个特有的现象,即清曲演唱的传统。民间集会唱曲活动,在昆曲的故里苏州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昆曲特定的声腔系统,可以不依赖舞台表演与音乐的烘托而独立存在,使得她的很多内容完全存在于演唱活动中。近代以来,除了昆曲艺人出入的各种班社、会馆、厅堂等昆曲演出活动外,以文人雅士为主体的曲唱活动也未曾间断过。清末民初,昆曲在“花雅之争”中败落,专业的演出班社几乎绝迹,而清曲家们结社习曲却很盛行,以清唱为主的业余曲社活动在江苏等地广为流行。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就有曲家吴梅等人成立的“紫霞曲社”,后相继出现了“南京乐社昆曲组”及“河海大学石城曲社”、“南京海内外同胞京昆爱好者联谊会”、“金陵昆曲学社”等曲社组织;在扬州,有成立于20世纪的“广陵曲社”、“扬州业余昆曲研究组”(后更名为“扬州市文联业余昆曲研究组”),以及后来的“广陵昆曲学社”等业余曲唱组织;在苏州,以清唱为主的业余曲社,仅从民国五年(1916)的咏霓社算起,就有谐集曲社、道和曲社、吴歆集、苏州业余女子昆曲社、幔亭曲社,以及20世纪末陆续恢复建立的“东吴曲社”、“昆曲兴趣小组”、“吴继月昆曲会”等。由此可见,昆班虽流散,而江苏各地的唱曲活动却未曾消歇,这种活跃在民间的自发进行研习与传承昆曲的活动,为昆曲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空间和社会条件。从纵向的历史维度来看,昆曲发展的历史上曾产生了许多著名作家、曲家、表演艺术家等,尤其是明清时出现了无数的传奇作家。这些作家还同时兼具理论家,他们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理论,又用理论去指导创作实践,带来了戏剧文学创作上的繁荣。这个时期完成的《浣纱记》、《幽闺记》、《长生殿》、《疗妒羹》、《荆钗记》、《红梨记》等剧目,一直是昆曲舞台上的常演剧目;《牡丹

亭》之《游园惊梦》、《玉簪记》之《琴挑》、《长生殿》之《小宴》等剧目,直到今天都是非常经典的昆曲折子戏。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的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源源不断地输入并影响着中国社会;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国家走向了共和;1919年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时,本就日趋衰落的昆曲,不得不面对一场更大的考验。伴随着“西学东渐”和新文化运动的进程所引发的文学革命和对戏曲改良的争议,戏曲进入近代发展史的历程。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西方文化的两次撞击中,以昆曲为代表的“旧戏”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当时评论家们把西方传入的戏剧称为新剧,而把我国的民族戏曲统称为旧戏),一方极力主张追随西方戏剧的潮流,废弃旧戏。如在1918年10月《新青年》出刊的“戏剧改良专号”中,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为“新剧”做宣传,对旧戏从内容到形式都进行了批判。胡适预言:“昆剧不能自保于道、咸之时,亦不能中兴于既亡之后。”<sup>①</sup>与此同时,这场新旧“戏剧观”也发生大碰撞,并引发了一些积极的认识。在中国千百年的封建正统观念里,戏曲地位地下,艺人优伶受到鄙视。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和西方戏剧的传入,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开始认识到中国戏曲所具有的社会教育功能,戏曲也由此受到空前的关注。1905年,陈独秀在《论戏曲》一文中说:“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也”,“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sup>②</sup>1904年,柳亚子在创刊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说,此刊“乃为优伶社会之机关”。该刊主编陈去病则提倡:“登舞台而亲演悲欢,大声疾呼”,“以尚武精神、民族主义——振起而发挥之。”<sup>③</sup>在这场由中西文化交汇所引发的争议中,研究者们对戏曲的认识不断趋于理性。此前曾对“旧戏”持否定态度的胡适,这时对昆曲衰落的内因也作了中肯而理性的分析。在探讨中,人们认识到“中国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sup>④</sup>。在此基础上,基本达成了旧戏与新剧并存、改良戏曲与创建话剧同进的共识。王国维

①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见《新青年》1918年5卷4号。

② 三爱:《论戏曲》,见《新小说》1905年2卷2期。

③ 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1904年9月。

④ 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见《新青年》1918年5卷4号。

主张,超越中西界限,只要有利于解决宇宙人生之大事,中西学皆可。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全国范围内昆曲的衰败趋势已是不可阻挡。北方昆剧退居乡村,南方昆剧则行走江湖。作为其载体的昆班只能“流浪”在水乡野地,远离当时的城市文化中心。昆曲发源地、大本营的苏州,晚清四大昆班中的大章班、大雅班、鸿福班相继解散,唯一独存的全福班勉强维持着昆剧的残局。昆曲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昆剧演员青黄不接,“旧时老伶工凋亡殆尽,继起者寥寥无几”<sup>①</sup>。许多昆曲艺人都对赖以养生的职业产生了怀疑,以至摈弃。然而,此时却有一批热爱昆曲、关心昆曲命运的有识之士,为使传统的昆剧艺术不绝如缕地传承下去,在积极筹划振兴昆曲,力挽危局,这就是当时为世人不屑一顾、却成就了昆剧发展史上浓重一笔的苏州昆剧传习所。1921年,由苏州三位资深曲家张紫东、徐镜清、贝晋眉等为发起人,倡议集资创建了“昆剧传习所”,可惜最后由于经费等原因只存续了七年时间。尽管如此,由昆剧传习所培养出的几十名“传”字辈艺人,承载着昆剧的精华,成为20世纪上半叶昆曲艺术的“国宝”。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他们致力于抢救、继承、整理昆剧遗产,培养新生代昆剧演艺人员。现今的“继”字辈、“承”字辈、“弘”字辈演员们都曾得到“传”字辈老艺术家的悉心培养。今天,第四代“扬”字辈演员也已脱颖而出,他们都是“传”字辈的再传弟子。因此,昆剧舞台艺术得以传承,新生代昆剧演艺人员得以成长,昆剧传习所确功不可没,他们广泛而持久地影响了人们的文化艺术生活,保存了真正意义上的原汁原味的昆剧,为保存、发展昆剧艺术作出了“薪尽火传”的历史性贡献。

3. 其他各种资源。昆剧以其委婉细腻、流利悠远的“水磨腔”,以及与诗剧内容相辅相成的完整的表演体系而著称于世。历代艺人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的表演技艺,昆曲的表演体系则通过艺人的身体代代相传;同时,通过戏班搬演,构成中国戏剧舞台呈现的实体,这个自然发展过程是昆曲得以延续的最重要的形态。20世纪前半叶,由于“国在难中”,戏剧“势不能独免于海浪惊涛以外”<sup>②</sup>,曾经风靡中国南北方的昆曲处境艰难,除了当时苏州昆剧传习所带来短暂的“曙光”外,直到解放初期的昆剧演出仍是

冷冷清清。1956年,浙江苏昆剧团改编《十五贯》晋京演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全国掀起学习《十五贯》热潮。“传”字辈再次被集合起来到戏曲学校任教,培养年轻演员,并形成了今天的苏昆、北昆、湘昆和永昆等多种风格的昆腔流派。如今,各院团致力于折子戏的抢救传承工作,一方面对已经失传或濒临流失的经典剧目进行挖掘整理;另一方面,随着《长生殿》、《牡丹亭》等优秀剧目在港澳台地区及有关国家的巡回演出,昆曲在海内外的影响也不断扩大。

关于昆曲的研究。在20世纪铺天盖地的西学影响下,对传统文化否定和摒弃的声音强烈,但是同苏州昆剧传习所创办人之一穆藕初一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具有代表性的是昆曲研究工作者吴梅。当时,作为曲学大师的吴梅始终没有介入对戏曲改良的讨论。1922年,应南京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校长郭秉文与国文系主任陈中凡之邀,吴梅举家自北京大学南迁来宁,自此在南京执教、研究、著述达15年之久。他主讲词曲,尤其着力于激发青年学生学习昆曲唱演的热情,并组织、参与了潜社、如社、紫霞曲社等南京著名民间昆曲社团。时至今日,聘请专业戏曲老师指导青年学生学习昆曲、定期举行学生的汇报演出等,仍然是南京大学戏曲教学的特色之一。自吴梅把昆曲引入高层学术研究领域后,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中文系创办了戏曲研究室。至此,由南京高校开创的高等学府的戏曲研究走向全国,成为中国培养戏曲、戏剧专业博士、硕士的重要基地。经吴梅培养的一大批优秀的戏曲专家、学者遍布中国各地,如任教于南京高校的钱南扬、唐圭章、吴白匋,执教于扬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的任讷、王季思、赵万里等人。

明清两代虽有不少昆曲论著出现,但都局限于曲本位。进入20世纪以后,戏剧观、审美观发生了转变,出现了一批以秉承吴梅曲学研究传统的学者,以及涵盖戏曲研究的史论剧说、声腔格律、史料勾稽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如《明清传奇考论》(俞为民著)、《中国昆曲艺术》(吴新雷、朱栋霖主编)、《昆曲艺术概论》(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吴新雷、俞为民、

① 剑秋:《昆剧衰微史》,见1916年7月1日《申报》。

② 凌霄:《国难与戏难》,见《剧学月刊》1933年4月。

王宁主编)、《昆曲与民俗文化》(王廷信著)、《二十世纪前期昆曲研究》(吴新雷著)、《昆曲格律》(王守泰著)、《昆曲曲牌及套数范例集》(王守泰著)、《论〈中原音韵〉》(周维培著)、《曲谱研究》(周维培著)、《曲体研究》(俞为民著)等代表著作先后出版,表明从20世纪形成的戏曲研究渐趋成熟,逐步走向繁荣。今天,昆曲研究队伍的构成已从大专院校扩充到广大戏曲工作者,由专业和业余研究者共同组成的研究人才队伍展开了各具特色的研究。

## 二

昆曲艺术是整个戏曲文化的一部分,同属民族音乐文化,只是表现形态不同。她孕育了中国各地多种地方声腔剧种。昆曲艺术有其作为地域文化的特色,又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种。深入开展对昆曲这门古老而深奥的艺术形式的学习与研究,有利于在更广阔范围内展示中国博大精深的昆曲文化。今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时光流逝和历史的抉择后,重新审视这些历史现象、事件,相信会给人们带来深刻的启示和思考。

回首一个世纪前,已近衰落濒亡的昆曲艺术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中走过,经历了西学东渐的冲击,依然不绝如缕,这是自然条件、空间和社会及各种资源等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植根于源远流长的吴文化土壤,江苏各地的群体和个人的生活化的传承行为,许多著名作家、作品和研究家都与江苏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作为昆曲艺术活动的承担者和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他们世代捍卫着昆曲的生存权利。毋庸置疑,这些自然条件、地域条件及潜在的群众基础,为昆曲的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从空间维度看,近代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各地的昆曲专业团队,包括对昆剧表演艺术起到承前启后之工的苏州昆剧传习所,是他们的演出宣传活动,使传统的昆曲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各地,他们采取的不断发掘整理昆曲剧目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为昆曲

的推广、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作为昆曲艺术研究发展的重要资源,如以高校师生为代表的高素质人群的欣赏与研究,以及一支始终坚守昆曲研究阵地的由专家、学者组成的理论研究队伍,可以说,他们与全国各院团的艺术坚守与创新,共同成就了舞台展现和理论研究的昆曲艺术传承大业。多种力量的相互支撑和有机结合,构筑了昆曲艺术文化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有力地保证了昆曲艺术的留存和延续。

昆曲艺术历经百年之消长,衰而未亡。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时代与前代昆剧所处情境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艺术的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往往会有内在和相似的规律性。亚太各国、各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经济文化等特殊关系,其不同的音乐文化生态环境,既建立在各国音乐文化的普遍性上,又建立在各自不同的特殊性之上,同样面临如何解决对传统音乐的传承、保护等问题。

时下,受文化标准化、大众化旅游、工业化等因素的冲击,时代潮流在变,特定地区的风格、习惯在变,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音乐也在变化中。如何保证民族音乐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传承和延续,既要保有一脉相承的传统,也要有与时变化的内容,不但是昆曲,也是各地区各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共同课题。作为亚太地区的民族音乐学者,应以超越地域的胸怀,借鉴昆曲传承的历史启示、传承机制,构筑文化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加强不同文化及文明之间的对话,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在与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全方位地整体观照亚太地区传统音乐的观念、价值定位,拓宽研究领域,在更高层面上进行传承、保护、变迁等方面的探究和思考,相信对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项目研究员,苏州大学音乐系教授)